

野玫瑰演出前後 (下)

翟國瑾

——西南聯大生活散記之一

包銀五千豪華佈景

我們劇社爲了控制演出時間，由高小文出主意，將一堂十五片一丈二的加長豪華佈景，以五千元包給阿賭，格外還多發酒錢，唯一的條件，是叫他到武成路一家民房中去做，在話劇上演以前，對外保密，不得出大門一步（很像大專聯考命題委員之入關）。但爲了要做戲，所以每次見到青年劇社中人時，照例要問他們打聽阿賭在什麼地方，使對方相信我們的佈景還沒有做，甚至連工人也還沒找着，到時絕對上不了戲，以提高該學長等幸災樂禍的得意程度。

而青年劇社也在找阿賭，則並不是做戲，是真的着急。不過後來青年劇社在接著上演時，佈景也已做好了。是找誰做的，對方不說，我們也不好去問，我個人則懷疑是阿賭派了他的學徒去包的。聽說出的價錢比我們還高。所謂「鴿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」，想不到在這次雙方對抗中，真正的受益人，却是這位阿賭。

「野玫瑰」的演出經費，據舞臺工作部，劇務部，會同會計部，初步計算，約須一萬四千餘

元。大家都是學生，誰也拿不出這樣多的錢。既然爲了響應黨部的勞軍義演，則演出經費，自然應該由黨部先行墊付。然而此項臨時額外開支，原不在黨部經費預算之內，所以由趙玉書記長寫了一封私函，叫我到富滇銀行去借款。

富滇銀行經理嘴臉

到了富滇銀行，由總經理繆雲臺接見，看了信之後，便隨手批了幾個字，按鈴交人去辦，然後便握手說再見，自己出門開會去了。

我在總經理室等了一會兒，那位職員回來了，先拿出一個簿子，叫我在上面簽字蓋章，然後遞給我一張劃線支票上面的數目是五千元。

「我們要借的是一萬四千元，不是五千元。是不是弄錯了？」我問。同時也拒絕收這張支票。

「沒錯，」那位行員說。「借這五千塊是天大的面子。現在通貨膨脹嚴重，像這種信用無息貸款，原來是根本不辦的。現在是因爲你們是聯大同學的劇團，又是爲了勞軍義演，又有趙書記長的親筆信，所以總經理才破例借給你們的。」

「這和我們的預算相差太遠，乾脆不借了。」

「那不太好，」行員嚴肅的說。「銀行已經出了帳，不好再改，況且你也已經簽收了。」

「我剛才沒有仔細看，只在你手指的地方簽字蓋了章，沒想到只有五千元。我可以見繆先生談一談嗎？」

「總經理開會去了，你要看他，明天上午十點鐘再來好了。還有，戲一演完，請把這筆借款馬上還清，別等行裡去催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」

說完，就把手一伸，只用兩根指頭捏着的手，象徵地握了一下，便送我出行，逕自去了。

我將支票裝入袋中，快快走出富滇銀行的大門，一路上越想越氣。本來是爲勞軍演戲，如今戲還沒演，怎麼我自己倒先成了債務人。看剛才那個人的表情，簡直把我看成要小錢的啦，着實「欠揍」之至。何況在實際上，這五千元在付了五千元佈景外，一分錢剩餘也沒有，其它所有開銷如燈光、道具、化妝、宣傳、搬運、餐費……等仍須自行設法。從此我的書桌上，帳單之累積

中，乃日益升高，成爲我的心腹之患。我自己能墊出的錢，爲數有限，所以在我的臥室中，便不斷有陌生面孔出現，探聽之下，原來是要帳的，成爲我房中最不好應付的一批客人。

家庭食堂辣子剝鷄

劇本在修改完成後，七月二十日開始排演，孫毓棠先生及夫人鳳子女士，陳詮先生，以及各位演員，全都準時出席，在我住所的大客廳中，用粉筆畫出了舞臺面，演員走臺步，場記作筆記，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。排完戲之後，便到家庭食堂吃飯。這家食堂是雲大教授朱馱歐等所經營，掌櫃的姓吳，北平人，是我們政治系四年級女同學向雲休的義父。其人頗爲風趣，還會唱京戲，有一次凌霄館主在雲社唱探母，他演余太君，居然也唱作俱佳。因爲我在玉龍堆，北門街，竹安巷和翠湖東路居住時，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這裡吃午飯和晚飯（他們有一道名菜「青辣子剝鷄」在當時頗享盛名），所以大家十分熟悉，乃特准國民劇社掛帳吃飯，極爲「界面」——這家飯館從來不准除帳，櫃臺上貼著一張紅紙，上書八個大字「至親好友，概免除欠」——後來我又弄了一些紙條，上面蓋了國民劇社圖章和我的私章，發給排戲及工作人員，憑條到家庭食堂吃飯，等於現在流行的餐券。其間還曾到王右家女士家去對過一次詞，王女士也曾提供許多意見，排練了幾天之後，已排完了第二幕，大家正在高興，却突然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消息，關華蓀不幹了。

陣前換將林內札筋

起初我們還不相信，一連跑了幾趟南院，直到晚上九點來鐘，才找到了她，大家以散步方式，一同到翠湖去談判。在翠湖，她親自證實所傳非虛，她不幹了。

「演的好好的，爲什麼忽然不演了？」

「人家立場不同嘛！」

「既然立場不同，當初就別演，幹嘛還參加排戲？」

「人家本來是想演嘛！」

「既然想演，幹嘛又不演了呢？」

「人家立場不同嘛！」

「既然立場不同，爲什麼……」

說着說着，又說回去了。在翠湖整整泡了半個鐘頭，翻來覆去，老是這幾句話，兩分鐘一個Cycle，週而復始，毫無進展。千言萬語，等於白搭，她的態度極爲堅決，簡直「吃了秤錘鐵了心」，自耶穌以至撒旦，咸皆束手無策，誰也拿她沒轍了。當時氣得我們真想施展男生絕招，揮拳相向，可是繼而一想，打架也解決不了問題，況且堂堂七尺之軀，跟一個嬌小玲瓏的小女孩打架，看起來也不成體統。事已至此，多談無益，反而不如好聚好散，就此分手算了。於是便告訴她：

她：

「好吧，既然你不樂意，那只好算了。咱們再見吧！快十點了，南院要關門，你也該回去了。只是這個札筋林子裡，也不知怎麼回事，這幾天老是鬧鬼，天兒又這麼黑，「二少爺膽小，」

（「雷雨」臺詞），不送您姑奶奶回去了。咱們再見吧——Bad-bye, Non-revoir, See you Never!」

說完，一轉身拔腳就跑……

可是這樣一來，後果可想而知，從這天起，她一瞧見我們就沒好臉，不是低頭看路，假裝瞧不見；就是駱駝打哈嚏，扭了脖子兒啦；要不就用手遮着眼睛，像是擋太陽（陰天下雨亦然），表情不佳，令人難堪之至。

實則我們也迥非省油之燈，當然也不甘示弱，爰亦 feed-back, vice-versa 之。是以街市之上，狹路相逢，輒有不雅鏡頭出現。

念相識數載，交成莫逆，往日“Cherami”，今朝形同水火，Eyeball-to-eyeball，所爲何來？言之痛心，思之零涕！

探病才告化解仇視

直到一年以後，我已在美軍當了翻譯官，她也在課餘兼任了一家公司的會計。某日，小唐來看我，遞給我一個地址，說是她正染病在床，叫我最好去看看她。唐說：

「大家終究還是好同學，過去那樣親密，現在何必爲了政治立場不同，就變成敵人了呢？還是去瞧瞧她吧，這對她的病會有好處的。」

於是我便在一個風雨之夜，帶了一些香蕉和黑梨（這種怪梨只要一削皮，果肉便會由白色變成黑色，所以我們都稱爲黑梨），坐了一輛昆明特有的硬輪車（車輪只有一層，沒有內層的氣胎），出小東門，經珠璣街，到靈光街去看她。車

子在凹凸不平的石頭路上，整整顛簸了二十多分鐘，加以沿路的牛馬糞味，幾使人難以忍耐，最後才經過了數次停車詢問，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那家公司。

進門之後，看見她正蓋着一張毛毯，仰臥在床上。秀髮蓬鬆，俊目惶惶，弓唇紋裂，雙頰緋紅。可知病得很重。此時一看是我來了，不知有何感觸，淚珠奪眶而出，我受到感染，也不禁流下懺悔之淚。往事不忍重提，執手唏噓不已。

我試探一下她身上的溫度，可能已達四十四度左右。我當時便建議帶她到醫院去看，她說已經去過醫院，只是感冒，不要緊的。我爲她削了水果，又服侍她吃了藥，才在午夜時分，告別而去。二人也從此恢復邦交，言歸於好。這是後話，且自按下不表。

單說這天晚上，我和賀副社長在翠湖跟她談判決裂後，怒氣不息，匆匆由翠湖奔回我的住所，一脚踢開房門，雙雙跌坐在沙發上，形容枯槁，面目憔悴，兩眼散光，四肢麻木，幾乎已達接近精神崩潰的極限。氣得不知說什麼的好。看看桌子上，能摔的差不多都已經摔光了。僅剩下一個花瓶，一套壺碗，這些日子天天要用，委實不能再摔了。怒氣無處發洩，只好忍着。

一波未平 一波又生

孰料一波未息，一波又生，真正生氣的日子，還在後頭呢！

過了不多一會，劇務陳毓善，冒冒失失地踢開房門，闖進來了。一言不發，跌坐在沙發上，

形容枯槁，面目憔悴，……德行略如上述，表情加倍難看。

我們還以爲他也是爲了小關的事，才生這樣大的氣，在我們本身正最需要安慰之際，當然也沒有精神去安慰他，難兄難弟，大家相對無言。

不料他帶來的却是一個「叫人非死不可」的消息。沈默了一會，他忽然氣咻咻地說：

「這是從那兒說起嘛！姚念華不辭而別，飛成都啦！」

按照習慣，戲劇圈內是非多，每演一次戲，總有許多想像不到的風波發生，總有幾個好朋友弄得說不盡話，本也不足爲奇。可是這個消息對我們的打擊實在太大，任何人聽了都非得精神分裂不可。所以賀繼章首先作癱瘓狀，他拍着自己的頭，唸了阿Q正傳中，九斤老太的一句臺詞，說是：

「上了年歲的人，頂不住。」

我聽了也差點休克，迷惘地站了起來，背着手緩步踱到窗前，俯視着反映在翠湖中，搖曳蕩漾的萬點燈火，不由得百感交集，喃喃地嘀咕着「雷雨」中周撲園的一句臺詞：

「……天意好像很奇怪，今天晚上使我忽然想到，人生太冒險，太荒唐！」

煞星迫走二女主角

後來陳毓善才告訴我們姚念華出走的真象。原來她由一位友人的介紹，帶她到一個人家去擔任家教，當時她總覺得情形有點不對，在她將

經過告訴我們時，我們社中的一個昆明人李文偉

，立即斷定這個人就是在雲南頗有勢力的「X三」。他立即發出警告，這個地方去不得，再去可能引出意外事件。她一聽也起了疑心。可是她不去也不成，對方不斷派人來找，她有感於事態嚴重，乃機密地預定了飛機座位，立即飛到成都去了。

我們雖然非常同情她的處境，然而同情却不能解決我們的困難，戲馬上要上演了，却臨時跑掉了女主角，這件事太平凡了。

我却一向不服氣，不甘心被困難打倒，每次遇到困難，我便會振作起來，堅強對抗。如今船到江心，補漏已晚；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我用電壺煮了一壺濃咖啡，大家打起精神，共商對策。算算日期，離上演只有一個星期了，演員問題，非得馬上解決不可。關於什麼人可以接替姚念華？當時我所想到的是我們政治系的系花向雲休，可是大家又覺著「型」不對。陳毓善說，他已經想到一個人，不是聯大的，不過外型極美，而且在漢口演過戲，非常出名，現在先不說明，明天去找找看。至於什麼人接替關華蓀，賀繼章說，他可以去找找王遠定。

「她的心很軟」，賀說。「如今我們有困難去求她，她一定會拔刀相助。」

在聯大時期的王遠定，乃是唯一的國劇話劇雙棲演員。她和劉崑潮唱的坐宮，已達到極高的水準。要她在野玫瑰中去演一個次要的角色，未免大材小用。所幸在我們一再懇請之下，她也終於答應了，接了劇本，回去背了一陣，下午便去參加排戲，這個角色的問題，總算解決了。至於

另外一個角色，陳毓善也有精采的表演，正如他所說：

「沒兩把刷子，敢跑到您介兒當劇務嗎？嗎寺呵，遭攻嗎，你老！」

第二天下午，他跑了一趟巡津街，請來了當時頗以美觀著稱的少女型演員汪灼峰。進得門來，亮相似地點頭微微一笑，端的是姿容秀麗，體態婀娜，華光四射，感人至深，在儀表方面，堪稱與姚念華具有同等學力。

大概只用了一秒鐘時間，我們便作了迅速決定，就請她代替姚念華，飾演王曼麗。

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王遠定和汪灼峰的加入演員行列，使所有劇社同學，都在絕望中重又獲得了勇氣，精神為之一振。

小姐仗義銷榮譽券

當排戲在加緊進行時，榮譽券的推銷，也同時展開。我個人除了由我家運輸公司的會計先生，向司機們推銷了十幾張百元券，又向張西林和繆雲臺二位推銷了四張之外，便再也想不起什麼人還會花一百元買一張「話戲」票了。所幸此時認識了一位林小姐，她是昆明人，對當地情形極為熟悉，這天坐在我的書桌前面略為想了一下，便擬出一張名單，人數可能很不少，兩張打字紙都寫滿了——因為打字紙是粉色的，故稱之為「粉名單」——有些人是當地軍政工商界人士，有些人是她自己的親戚，按圖索驥，在上演之前，為劇社推銷了一百多張榮譽券。為此次的演出收入，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礎，我個人只不過在南

屏餐廳，請她吃過兩次飯而已。甚至連交通費都是由她自己負擔，其熱忱真令人由衷感激，欽佩之至。

這次的演出，大致說起來，是極為成功的。

因為演員陣容、劇本主題及故事路線，都已達到最高的水準，而富麗堂皇的佈景，豪華優美的道具，在當時都是前所未見，屬於第一流的，加以經過徹底修改之後的臺詞，格調高雅風趣，而且都是純粹的北平話，聽起來非常悅耳，所以在八月八日最後一場演出時，觀眾不但不曾減少，反而較前幾場為多，實為罕有之現象。祇以合同所限，未能延期。否則也許還能再延長幾天。記得在第一天上演時，梅校長也去看了，當時也頗加贊賞。梅校長也是這次演出顧問之一——當時在昆明演戲有一個極為奇怪的現象，每次演出的說明書上，除了本事，演出職員和演員名單外，還要刊登一個「顧問」名單。我們這次演出的顧問名單，更是洋洋大觀，幾乎將雲南黨政軍警憲和學界要人，盡皆網羅其中，無一倖免。但在事實上，只不過虛張聲勢而已，實則我和人家素昧平生，大都不認識。在想像中，有幾個人接到這種顧問聘書之後，就非得大吃一驚不可。任他智商一八〇，也決不會猜得到這位翟社長是甚等樣人，有多大前程，竟然敢下聘書，聘請特任大員作顧問。所幸地方首長，對聯大印象不錯，對聯大學生團體活動，一向贊助不遺餘力，如今列名顧問名單，即使不能使姓名生光，也不致使令譽減色。有些人還會熱心地向來信提出建議。

只不過聘書是由文書組發出，到底發了多少

，連我也記不清了。以致於其後有一天某「顧問」派他的女兒來要票，說了半天我始終想不起是什麼人，後來林小姐來了，才知道她父親是我們的顧問，當即很慷慨的給了她四張票，但却又請她捐了四百元，事實上等於沒送。不過這位小姐可能並不在乎這四百塊錢，所以還是很高興的走了，而且後來還又找我拿了一些榮譽券去給推銷。

無妄之災演員挨揍

惟一遺憾的是在這次演出之前，發生了一次意外的風波。在裝置舞臺時，因為一個昆明大戲院的工友，不肯合作，處處阻撓，影響工作進度，後來阿賭才告訴我們，是因為沒有先發賞錢所致。我們本來準備演出結束後再發賞錢的，但阿賭說這方法不適用，在這裡必須先發「銅鈔」才成，否則演完戲一走了之，去跟什麼人要賞錢——身為舞臺監督的賀蘊章，一氣之下，難免用手在他臉上拍了兩下。却不料此人居然懷恨在心，去找幾個同事，回來報復。此時賀老大已去吃飯，他們竟張冠李戴，將陳譽按在舞臺上，拳足交加的暴打一頓。這還不算，據阿賭說，他們還等在門外，要找賀老大算帳。我去找蔣伯英，他却說，首先動手打人的是我們，不能怪他的工友，況且他的工友都是上海幫會中人，他也約束不了。我們只好到近日樓警局去報警。可是那位警官懶洋洋地，根本不發生興趣，我們講什麼，他好像完全沒注意，只管低着頭看桌上的東西。等我們講完了，他才抬頭看了看我們，問道：

「扎個說？」
原來他壓根就沒有聽。

我們只好重述一遍，可是他又好象已經聽到了，不等我們講完，他就問：

「現在可還打？」

「不打啦。」

「可說是你這個人，不打算算啦麼，還講那樣？扎扎筋筋吶！」

「請你派人去調查是什麼人打人，我們有人受了傷，必須處理。」

「可曉得是那個打人？」

「不曉得！」

「Huh——可說是連你自家都曉不得，叫我們有那辦法？」

「所以才請你們局裡派人去查，況且聽說他們還要打。」

「好啦好啦，再打再說啦！」

扣着扳機以防萬一

他揮了揮手，便起身到另外一間房中，說什麼也不出來了。後來還是林小姐去打了一個電話，也不知到那裡去搬來了一批雲南大兵，一進門不由分說，揪住戲院經理就要帶走。直到戲院將領頭打人的工友交出來帶走，風波才告平息，陳譽也帶傷登臺演出他的王安。不過阿賭又來警告我們，散場時要大家一起走，聽說他們還要找麻煩，而且還帶著傢伙。所以一連幾天，我們都是由大門集體走出。並且還在我借來給「警察廳長」高小文用的左輪手鎗中，裝了六顆子彈，扣著

扳機，作預備放式以防萬一，當時氣氛極為緊張——比舞臺上還要緊張，而且是真緊張，不是演戲——所以高小文在路上就很感慨地說：

「你說咱們這幾塊料，在昆明算幹嗎的？瞧瞧缺什麼時候啦？都一點多了。人家都快起來了，咱們還沒睡，還在大街上溜躑着，還只怕人家打黑鎗。這簡直的是玩兒命麼！別瞧我在舞臺上，每天晚上都挨一鎗，那是假的，他要來真格的，我一下也禁不住，那要輪下了，可就起不來了，明天這個廳長也甭幹啦！」

後來我只要一起起當時的情景，就不禁一身冷汗，試想萬一手鎗走了火，打死了人！或是由黑胡同裡竄出一個人來，一時弄不清，冒冒失失的給人家一鎗，那玩意兒……棺材又貴……簡直想都不敢想了。

幸虧林小姐又叫阿賭去告訴對方，不要再惹事，他們的名單和住址，都已經登記有案，再出事誰也跑不了。他們一聽這事不簡單，這才沒有和我們短兵相接。不過到最後還是暗地裡害了我一下，把我們一堂五千元的佈景偷走了。因為這一次的演出收入，黨部首先提出了五千元還給富滇銀行，又提了一萬元勞軍，已是所餘無幾。而所有四家報紙的廣告費，一萬張說明書的印刷費，家庭食堂的一千多元的餐費……等，都還沒有付款，當時也沒有想到先結帳，原以為黨部會將全部帳單付清不成問題了。況且還有一堂佈景，阿賭說可以負責至少給賣五千元。倘若黨部不付帳，賣佈景的錢也儘够還債了。却不料有些人過了很久才來要錢，已是事過境遷，而且黨部方

面因為我們事前不會和會計取得協調，沒有科目可以出帳，不能付款。這時才想起那堂佈景還扔在昆明大戲院，不妨賣了還帳，可是帶了阿賭去看時，佈景上所有的布都已被拿走，只剩下一個空架子，而且連空架子也大都被拿走了。去問戲院經理，他說他們從來不負責替人保管佈景，這次演戲已經給他們找了不小麻煩，希望別再來找麻煩了。

蓋章好玩背債告急

然而這一來，我自己的麻煩可就大了。因為我胡亂蓋私章（當時還覺得很好玩）的結果，所有的債主都惟我是問，就像亞賽蒼蠅似的，揮之不去，趕都趕不走，後來我搬到金鳳花園我家公司去住，要帳的還是天天來找。這時家父正在重慶，而公司的會計，對我又一向不肯合作——此人與我，代溝嚴重，因為他是我祖母村中的人，所以家父一向以「舅父」相稱，請他當公司會計，敬禮有加。不過我看他對這種職務，根本就勝任不能勝任。首先他寫的那本帳，就叫人看不懂，他使用的是另一套特殊的數目字，比如說 8×88 ，這個數目字怎麼念？您一定說這是八十一乘八十八，對不對？不對，他偏說這是八萬一千四百八十八。那真絕透了。相信稅捐局要來查我家公司的帳，他一輩子也查不清（那時是否有稅捐局，也是問題，我好像從來沒看見稅捐局來查帳）。只因他在前清中過舉，聽說還因在陝西當過一任什麼官，後來國民革命，把他的官也革掉了，以致於他對國民黨素無好評。我一向將他當作革命

對象，他也無疑視我為「亂黨」。二人感情惡劣，無以復加，所以當我去要他為國民劇社暫墊一部份欠款時，他不但不答應，反而說：「在學校不好好念書，跑出去演戲，是乃不務正業之尤。演戲又沒戲份兒可拿，反而叫家裡貼錢，斯為敗家子之最！」

子債父還損失不貲

後來還是我一連往重慶打了兩個電報，家父才來信叫我給我還了一部份欠款，家庭食堂方面，似乎還有一小部份始終沒有付清。因為在三十一年我在北平警備總部工作時，家庭食堂的吳掌櫃也已回到北平，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，立即打電話約我到東城寬街他的家中吃飯（我算吃定他了），我去的時候，他已迎候在門口，見回時，我還雙手抱拳，很恭敬的說：

「債主請了。」

他也很豪爽的大笑道：

「鏢客請講，」

可知那時他還是我的債主。不過為了減輕心理上的負擔，筵席間我還堅持加倍還清欠帳，要給他一千元法幣，他却很誠懇地說：

「多少年以前的事啦，還提他幹嗎？何況飯也是大家吃的，帳也不是你欠的，而且損失也是東家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咱們都是局外人，別提啦！」

不過最主要的還是當時法幣已經貶值到等於廢紙的程度，就算還給他一千元，在當時的北平，也許還不够發一封信，再說那時是不是還有千

(下) 後前出演瑰攻野

元小鈔也是問題。這點小錢還有什麼用，所以人家倒不如乾脆不要算了。

事後檢討演出得失，除去捐了一萬元勞軍專款（在當時這已是相當可觀的捐款了），對抗戰不無小補外，所有劇社中人，都犧牲了不少寶貴的時間和精神，陳譽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陣暴打，我個人也得罪了不少好朋友，真可謂損失慘重。

美國演員常說：“One for money, two for the show.” 然則我們這幫唱話戲的人兒們，此次演出，究竟 Whar for 乎？實諸劇社諸君子，答案頗不一致，或曰「好玩」，或曰「有癮」。但我個人的情形而言，則最恰當的答案，厥為「自尋煩惱」。

至於「青年劇社」諸公，則尤為集「自尋煩惱」之大成。因為他們剛一上演，就趕上昆明的大轟炸，烟筒亂響，敵機逞兇，死傷枕藉，血肉

橫飛，電源斷絕，道路阻塞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此惟救死，而恐不贍，奚暇看「話戲」哉。其演出之結果，乃不問而可知矣。

自此以後，聯大劇運遂亦日趨衰落，不復當年「打鬧棒」時之盛況矣。

華席底裡逍遙遊

正是：

Var-si-ty 裏逍遙遊，

Waste ti-me for show;

Loss money 且勿論，

Ma-ke trouble 最堪憂，

“Cherami” say a-dieu,

“Belle jeune-fille” “Hate you!”

Green Lake 花月夜，

帳對 high moon tear 流、

繆培基文存

繆培基著

定價 新台幣 壹佰元正
郵撥 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為中華民國前任駐黎巴嫩共和國大號繆培基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共分七大部份：一、外交與國際政治。二、華僑。三、史料。四、譯文。五、雜文。六、書刊介紹。七、英文部份五篇，共計六十五篇，其中有關於評論以及遊記、散文、譯文多篇，對於治事為人身處世之道，言之諄諄，含有教育意義，尤其文詞錘鍊精美，讀之引人入勝，不忍釋卷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